



林萬里 著



托 你 的 福

林萬里 著

本書由邱章麟先生資助出版
謹此致謝

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托 你的 福

作 者：林萬里

封面設計：林萬里

主 編：黃東濤（東瑞）

督 印 人：蔡瑞芬

出 版：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九龍尖沙咀赫德道 6 - 6 A 好德商業大廈 6 字樓 A 室
HOLDERY PUBLISHING ENTERPRISES LTD.

Flt A, 6/F, Hody Comm. Bldg.,

6 - 6A Hart Avenue, T.S.T. Hongkong.

Tel. 2368 0632

Fax. 2723 1401

版 次：二 0 0 一 年 五 月

國際書號：I S B N 962 - 449 - 382 - 0

福清市图书馆藏

林一万里敬赠

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七日

林萬里文學活動雪泥鴻爪



1987年12月出席香港“文學世界作家詩人座談會”（犁青主辦）會上留影，左起：周明（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）、嚴唯真（印尼詩人）、劉湛秋（中國詩人）、林萬里、曉鋼（中國女詩人）



在大會上與《香港文學》社長劉以鬯合影。



在大會上發言（前景為臺灣女詩人張香華）。



1994年7月出席菲律賓馬尼拉舉辦的“第四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”。
全體出席代表合影（后立左九）。



與新加坡詩人寒川合影於百勝灘。



1995年8月受邀出席廈門大學中文系的座談會（假座魯迅紀念館）。
左起：吳文華（歷史系）、鄭松鋸、
林萬里、莊鍾慶（廈大中文系主任）、
陳育倫、陳寧。



1996年5月出席新加坡舉辦的“第五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”主席臺上各國團長與新加坡內政部長黃根成先生合影。左至右：新加坡團長駱明（立者）、汶萊團長傅文成、印尼團長林萬里、黃部長、泰國團長姚宗偉、馬來西亞團長吳岸、菲律賓團長吳新鈺。



各國部分代表游勝多沙島。林萬里（前排右二）、曉彤（前排右四）、黃東平（后立左二）、李靖（后立左三）、茜茜麗亞（后立左四）、馮世才（后立右五）。



1996年11月出席曼谷舉行的“第二屆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討會”會上與菲律賓作協主席吳新錕合影。



會上與雲里風(馬華作協主席, 左)、姚宗偉(泰華作協副主席, 中)合影。



與香港作家東瑞(左一)、曼谷《新中原報》《大眾文藝》主編鍾子美(中)合影。



與馬來西亞作家朵拉(左一)、姚宗偉夫婦合影於姚先生寓所。



1997年11月出席北京舉辦的“第九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”會上與中國作協副主席張鍔(左一)、香港作家戴方(中)合影。



與臺灣作家陳映真合影。



與歐洲華文作家協會主席趙淑俠合影。



1997年11月向“中國現代文學館”贈書。與周明副館長合影。



1997年11月11日向北京
“鲁迅博物館”贈書。贈書儀式
結束後與館長時煜華(右一)、
北京印尼歸僑女作家章萍萍合影。



在“鲁迅故居”前留影。

收 藏 证 书

林万里先生：

鲁字1098号

您的藏书鲁迅作品《阿Q正传》共
四册(印度尼西亞^{華文}本)为我馆正式收藏。
感谢您对鲁迅文化事业的支持。

北京·鲁迅博物馆

馆 长：时煜华
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



“鲁迅博物館”頒發的“收藏證書”。

第十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



1999年10月出席在泉州華僑大學所舉辦的“第十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”。印尼四位代表嚴唯真(左二)、袁霓(左三)、明芳(左四)林萬里(右二)與汕頭大學的陳賢茂(左一)和吳奕錡(右一)合影



會上與臺灣詩人洛夫(中)嚴唯真(右一)合影。



1999年1月與由萬隆移居香港的兄弟作家鍾毓材(右)、鍾子美(左)合影。



2001年1月27日主持“印華作協微型小說研討會”
作為主講人與作協主席袁寬合影



2001年3月主持印華作協2001年“認識微型小說與現代詩”
文學座談會。與來自新加坡的四位作家合影。
左起：林萬里、黃孟文、艾禺、希尼爾、董農政。

序 文

自成風格，別樹一幟

——序林萬里《托你的福》

東 瑞

讀林萬里的短篇小說，一些名人有關人性貪婪的尖銳批判驀然掠上心頭，如“金錢是一個無底的深淵：廉恥、無良、真理，都會沉溺在它裏面。”（高斯雷）“關於黃金：有了它，一個人就處於恐懼中；沒有它，就處於憂愁中。”（科爾頓）“貪婪是一切罪惡之源”（喬叟）“想急速發財的人應該受罰”（所羅門）等等。事緣，林萬里收在本書的短篇，幾乎有一半都以財富、金錢為題材，以揭露、諷刺人性的貪婪、對金錢的孜孜熱求為反映的中心。十九世紀的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以龐大的“人間喜劇”揭示資產階級的金錢社會，流傳迄今。稱林萬里的短篇為“Q版”（小型）的印華社會“人間喜劇”恐也合適。目前印華文壇似乎還沒有哪一位在這方面有他寫得這麼多，這麼集中和深刻，以及給讀者那麼鮮明和難忘的印象。

一九九零年林萬里在新加坡出版《結婚季節》，世界華文文學界崇敬的、香港文學泰斗、“第一把交椅”劉以鬯先

生爲該書寫序，當即引起我的重視。當時和萬里兄仍未熟稔，而劉先生不輕易爲他人寫序的習性是衆所周知的：除非視對方爲好朋友，更重要的是受序人的文學成就有值得一談之處。我就這樣讀了《結婚季節》，十分欽佩於萬里兄的小說具有的那種幽默、談諧和誇張、諷刺的風格，在印華小說可說獨一無二。個人認爲，小說姿采可以百花齊放，最怕的只是沒有個人特色。此後萬里兄不負所望，繼續努力，二十世紀末，不但完成了影響深遠、具有開拓意義的譯著《印尼僑生馬來由文學研究》的大工程；並且編成了七十年來印華文壇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選集《印華短篇小說選》。這兩部書甚得好評。可見，林萬里的奉獻是多方面的；而他對小說創作的努力更不容忽視。多次與他在印尼、香港、中國大陸、曼谷、新加坡各種場合和會議上相遇，發現他對微型小說、短篇小說的理論和創作興趣未曾稍減，愈發濃厚，盡力搜羅資料深入研讀，勤奮努力，結合現實，又陸陸續續寫了許多短篇。本書前十二篇，即《結婚季節》的“前身”，後面十五篇（其中兩篇是話劇）就是近年的新作。合爲一書重新出版，我覺得很有必要。不要說十年前的版本已經絕版，讀者面已不同；今日我統讀新舊篇章，也感到它們從未過時，依然每每重讀能令人發出會心的微笑。大概“唯利是圖，是一種痼疾”，古今中外皆然吧？或更應該說，這正是小說作爲一種超越時空的永恒藝術，與時間性極強的新聞報導一類的最大不同之處吧。

林萬里的短篇小說，談諧的敘述風格使人想起老舍、馬克吐溫；某些驚奇結局，又叫人想起歐·亨利和星新一；但

他結合了印華社會的現實，全部都是他難能可貴的獨特創造。寫得最用心的，前有《妙選東床》，後有《駕鶴西歸》，細節的經營，結構的細密，手法上的無所不用的其極，都叫人贊嘆：前者對“女孩子長得美不美是次要問題，而主要問題倒是她的父母是否有本事將她嫁給有錢人”做了精心、精彩的演繹；後者借助幻想、荒謬、意識流、心理獨白等，對金錢、物欲世界、人性負面做了淋漓盡致的諷刺，弦外多有音，下不少苦功。

林萬里的短篇，有濃郁的小說味，不但重虛構，且加於集中和誇張。這就遠遠脫離了現實中的真實，而上升到藝術的真實的深層次。前者，少不免要淪落為“講故事”，常常無甚內涵（印華不少小說即處於這個層次）；林萬里符合現實真實的集中誇張，則往往有力地表現出他的筆尖所刺。如欲表現小市民的“勢利眼”和“階級心態”，他將九場結婚宴會安排在同一天，讓受柬人疲於奔命而外，更突出他們選擇赴宴的憑依。這種集中誇張並不悖情理，却能較有利、有力地、以少勝多地表現主題。這篇有名而膾炙人口的《結婚季節》請多讀幾次，可以啟發我們寫小說時懂得什麼是藝術真實。

林萬里的短篇，我欣賞那輕輕鬆松而又出其不意送來的一種酸澀味——讓你猶如嘗了一口苦澀味極強的沙拉（SALAD）果，彌久難忘。典型之作是《結婚紀念品》和《在醫院裏》：前者諷刺人性中的鋪張浪費、愛慕虛榮，一對新婚夫婦的紀念品“美耐皿碟子”終於淪為嬰孩的“尿盆”和小狗的食碟；後者，在一片對“惡狼該壓”的吹捧贊美聲中，

純真的小孩“不識抬舉”發出了對一位肥婆的厭惡聲音，可惡的不是童言無忌的小孩，却是那一群趨勢附炎、厚顏廉耻的衆生。在“送你一顆澀沙拉”或“送你一枚酸梅”的文學“惡作劇”中，我們仿佛能够“透視”那平日裏出口成章、愛說笑話却自己不笑的作者幽默個性。這是林萬里小說的重要取勝之道之一：將人性中虛榮、勢利等諸種劣性，借助“願望”和“結果”的巨大逆差體現出來。一如所羅門所說“想急速發財的人應該受罰”，書中《晚會獎品的贊助人》就寫到主人公的受罰，妙在罰者非爲正義中人，也屬另類貪婪人。

在林萬里九十年代末寫的十三個短篇中，他的目光注視到了金融風暴和“暴亂”的現實。《滅絕人性》《阿跳哥購置吉屋記》《搶購》《驚弓之鳥》便是與形勢緊密相關，與衆不同的是，萬里兄沒有板着臉孔，也沒有慘兮兮地搶天呼地、義憤填膺，要是如此，見得多矣，特色不强；林萬里依然“本性不改”，攝取的鏡小，但小而焦距極准；所擷采的事件細微，但能見微知著。比如《阿跳哥購置吉屋記》，寫暴亂過後人人心猶餘悸，爲選購“安全居”而傷透腦筋，作者將他的設計幻想全借小說寫出來，達到一種笑中有淚的藝術效果，讀者讀罷不禁“感慨萬千”，發出“現代人活着多麼艱難”的共鳴，爲華人的處境仰天悲嘆，同聲一哭！《搶購》和《驚弓之鳥》異曲同工，雖然很短，但這些小插曲却典型，再現了人心惶惶的年代，人們如何生活，如何缺乏安全感。敘述語言比較嚴肅的是《滅絕人性》，根據一樁新聞改寫，由於語言簡潔，敘述清楚，當年刊在中國大陸國家級